，他確信中日同文，用漢字教育台灣人必會成功。

儘管如此，伊澤擔任學務部長，甫上任（明治二十九年，1896）即下令神津仙三郎編纂日台對照辭典，後來由小川尚義接手完成《日台小辭典》（1898）、《日台大辭典》（1907）、《台日大辭典》（1931-1932），並在 1913年以前以日語、台語對譯的方式教日語⑩，我想這一連串的政策多少也受到巴克禮的啓示吧。

這些辭典、教材採用總督府設計的假名符號注漢字音，而不是羅馬字。但是實驗結果相當成功。伊澤不久辭去學務部長職，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來台參加鐵路開通典禮時順道訪問巴克禮，不巧巴克禮返英休假而不遇。伊澤交待一名叫細川的人說：「等巴克禮牧師回來，問他：「國語（日語）教育收到輝煌的成果，他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到底細川有沒有去問巴克禮，文獻不足徵，不得而知。

1931年巴克禮在廈門譯成舊約聖經回到台南之後，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國府種武教授，爲了寫〈國語教育在台灣的展開〉一文，走訪巴克禮，向巴克禮請教「對台灣人子弟進行國語（日語）教育」的看法。巴克禮回答說：

「我不能不承認國語（日語）教育的成績，不過我仍然不能放棄以羅馬字台灣話進行教育效果最佳的想法。」⑪

對於這個回答，國府種武認爲「巴克禮是老頑固，但是值得欣慰的是，巴克禮過去認爲日語教育必歸失敗，而今卻不得不承認用日語教育的成績。如果伊澤知道這一席話一定是十分高興吧。只可惜巴克禮當時已經不記得1908年和伊澤修二見面的事。」⑫

持平言之，巴克禮的堅持自有其道理，所謂「國語教育成功」恐怕只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家的自我陶醉。如果從同化政策的眼光來看，日本治台37年之後的1932年台灣日語普及率才達21.7%⑬，「教台灣人學講日語的成績」可說平平而已，若從台灣人教育的立場，「用日語教育台灣人」那更無何成績可言。巴克禮的本意大概如此，這一點恐怕不是日本殖民地教育家所能理解的吧。

總而言之，巴克禮一生中在台灣提倡教會羅馬字教育，不但在教會實踐，並且獨力完成《廈英大辭典補編》、廈譯《新約》《舊約》全書，其功績可謂彪炳了。

3. 從杜嘉德到巴克禮的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

西方傳教士爲了傳教的目的，無不運用其語言學基本常識對當地語言進行研究。不過他們多半沒有經過良好的語言學訓練，現代語言學在當時還不發達，而且西方傳教士的研究著重在實用的目的，而非理論分析。他們的研究結晶可以說是字典的編輯，即詞彙的蒐集。

1973年《廈英大辭典》出版，杜嘉德以當時優秀的語音學基礎，對前人的研究做了一個集大成。

但杜嘉德字典出版之後仍有許多字典陸續問世。這些字典，除了少數和杜典同時出版者之外，差不多都參考了《廈英大辭典

》，後來的作者們對杜嘉德相當尊敬。茲簡介如下：

3.1 Williams, Samual Wells（衛三畏）

"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,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Peking, Canton, Amoy, Shanghai"（漢英韻府）1874年上海長老教會出版。1254頁。

這本書出版年代遲杜嘉德《廈英大辭典》只有一年，所以無論標音方式和內容都與杜嘉德辭典相當不同，廈門音在本辭典中只佔一部份。

3.2 De Grijs, C.F.M. en Francken, J.J.C.

"Chineesch-Hollandsch Woordenboek van het Emoi Dialect"《廈荷大辭典》

1882年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en（巴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）出版。774頁。

3.3 Schlegel, Gustave

"Nederlandsch-Chineesch Woordenboek,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 - tsiu Dialekt,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-Indie"《荷華文語類參》四冊。

1882-1890年Leiden:E.J. Brill出版。正文5217頁，序27頁。

以上一本廈荷辭典，一本荷漳文言辭典分別爲兩位荷蘭通譯所著。他們都是J.J. Hoffmann 教授的學生，1857年以通譯見習生奉派到中國習漢語，不久派爲荷屬印尼的正式通譯，他們選擇了印尼最通行的閩南語做爲研究對象。當時印尼華僑有三十萬，荷蘭人必須學習閩南語才能和華僑溝通。他們的公文也必須譯爲漢文才能使華僑理解。

於是他們奉派到閩南研究閩南話。J.J. Francken 負責研究編纂閩南語白話對荷蘭文辭典，Gustave Schlegel負責研究編纂荷蘭文對閩南語漢文辭典。

1862年他們回到爪哇。那時他們所蒐集的資料已達相當的數量。不幸的是《廈荷大辭典》的編者於1863年去世。他去世之後，巴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決定委請 C.F. De Grijs整理他的遺稿出版。可是巴答維亞只有一家印刷廠能夠印漢字文書，一本字典排了18年，1882年才遲遲出版。那時杜嘉德的《廈英大辭典》已搶先在1873年出版，這本《廈荷大辭典》遂失其意義。

1872年Schlegel奉派回國，在萊登大學教書，他利用業餘時間完成了四大冊的《荷華文語類參》。第一冊1470頁，1886年出版；第二冊1132頁，1887年出版；第三冊正文1212頁（附1882年序27頁），1884年出版，第四冊1403頁，1890年出版，全書正文共5217頁，是有史以來最大一部閩南語辭典。前後共排印九年。由第三冊先出版，也是奇怪的事。此書所收全爲文語，是著眼於將荷蘭文書譯爲漢文的目的。例句用漳州文讀音逐字注音，偶爾加注白讀。

Schlegel在閩南期間和杜嘉德那一批牧師曾互相協調音標問

題，因此雙方的音標大體一致。但有少數地方協調失敗，最重要的差別是杜嘉德堅持分別用ch和ts表示「曾」字頭，Schlegel只用ts；杜嘉德用eng表十五音的「經」字母，Schlegel 用 ing。Schlegel 在序中批評杜嘉德的方案，認爲ch、eng不合閩南語音值，ch/ts 沒有音位的分別，不必分爲二個符號，那是主要的錯誤（the principal fault）。⑭

3.4 Macgowan, John（麥嘉湖）

"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"《廈英辭典》。

1883-London:Truber & Co出版.611頁

John Macgowan 漢名麥嘉湖，或譯爲馬約翰。英國倫敦傳道會牧師。1860年來華，先抵上海，1863年轉廈門。1871年編廈門話教科書《英華口才集》（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），這本書後來於日本領台之初譯爲日文本《日台會話大成》。1882-1890年 Schlegel的《荷華文語類參》是第一本外文譯爲閩南語的字典，可惜只收文語，麥嘉湖《英廈辭典》目的在於傳教之便，故多收口語辭彙。

本書所用音標近於杜嘉德，其選用漢字不太講究，多訓用字。爲分別文、白借字，於白話音之漢字右上角記一 "° " 號，借用字用"："號以爲區別。是其特色。

3.5 Mackay, George Leslie（偕叡理，通稱爲馬偕）1891

"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"《中西字典》

1891年台北耶穌聖教會出版。正文226頁。

著者偕叡理，1844年 3月21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（Ontario）省牛津（Oxford）左拉（Zorra）村。幼年受英國長老會第一位海外開教宣教師賓威廉（William C. Burns）感召，立志當傳教士。多倫多大學畢業後，入洛士神學院。1867年轉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。1870年畢業，立即向加拿大長老教會申請海外宣教，以該會無前例可循，未獲答應，乃轉蘇格蘭愛丁堡大學，就教於Dr. Alexander Duff學宣教學。1871年獲加拿大長老教總會海外宣教聖職。1871年10月19日離開加拿大，往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廣州、汕頭，12月30日抵打狗，在李庥牧師門下爲客，學台灣話。1872年抵淡水設教。初時受到民眾很大迫害。11個月之後即有5名信徒受洗。1873年3月2日在五股坑設第一所教堂。

馬偕在北台灣進行醫療傳道，1874年華雅各醫師（J.B. Faser, M.D.）來淡水共事。1880年美國底特律馬偕夫人爲紀念先夫馬偕船長，捐款在台設馬偕醫院（Mackay Mission Hospital）。1880年與台灣女子結婚，同年偕夫人一起回加拿大渡假，募款6,215元美金。1881年11月30日返台，1882年 6月19日創 Oxford College（漢名「理學堂大書院」）以紀念故鄉捐款人，今尚存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校園內。該校即爲後來「台灣神學院」及淡水學園前身。1901年6月2日逝世於淡水。

偕牧師抵台灣時，爲熟練台語，迴避會說英語的人，專與農民、牧童交遊，每日達五、六小時之久，並記下新聽到的字彙⑮。夜裏研習漢文，大聲朗讀背誦。不到五個月便能以台灣話傳道

。

偕牧師學習台語的副產品即這本「中西字典」，依序言說，1874年偕牧師得到上海美華書館的一本漢字表，名 " Lists of Chinese Charccters in the Fonts of the Presbiterian Mission Press " 共收6,664字。他便以此字表向僕人、門徒請教台語發音，並記下意思，刪去台語、聖經不用的字，並增入有用的字，共得9,451字。1875年得到衛三畏的《漢英韻府》(1874)，據以逐字校正音義。1876年完成初稿。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，淡水被炮擊、燒掉一部份。乃派門徒連和、劉澄清編列漢字、汪式金抄寫、嚴彰以羅馬字逐字注音及釋義。1889年 8 月10日由陳榮輝、連和、葉順、洪胡校正完畢。1891年派嚴彰、蔡生往上海美華書館監印。三個月後印畢返淡水⑯。

《中西字典》在台灣編纂完成，故英文書名爲"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"，是第一本以台灣話爲書名的閩南語字典。但其發音仍是廈門音，不是淡水的同安腔。從其體例可以窺知本書只爲認識漢字之用，注音及注釋都極爲簡單。是第一部以白話羅馬字注釋的閩南語字典。

3.6 Talmage, John Van Nest（打馬字1819-1892）

"E-m̂ng-imê Jī-tián"（廈門音个字典）

1894年鼓浪嶼萃經堂出版。469頁。

打馬字屬美國荷蘭歸正教會。1819年 8月18日生，1842年 8月19日Rutgers College畢業，1845年New Brunswick神學院畢業，1846年按牧，1847年奉美國ABCFM派抵廈門傳教。1892年8月19日死於廈門。共在廈門傳教45年。

1852年打馬字在廈門刊《唐話番字初學》（Amoy Spelling Book）教導羅馬字拼音。並翻譯了許多篇《新約》，如路得書、路加福音傳、約翰書、加拉太書、以弗所書、腓立比書、歐羅西書、馬太福音傳、羅馬書……等。

《廈門音个字典》出版是他死後二年的事。短序的作者 Lai bo̍k-su 即 Rev. Daniel Rapalje，漢名來坦覆，他們都是美國歸正教會牧師，1858年抵廈門傳教。據序言說，打馬字編此字典的目的，是要幫助信主的人去認漢字，因爲漢字需逐字跟先生學讀，很久才會，若有一本字典可查，只要懂得羅馬拼音就懂得漢字讀音。因此他爲本地人製作了這本字典全用廈門話解釋，共收6378字。這是第二本用閩南語解釋的閩南語字典。

3.7 Campbell, William（甘爲霖）

"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-chiu , Chiang-chiu and Formosa（Taiwan）"（廈門音新字典）

1913年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，正文814頁。

甘爲霖，英國長老教會駐台第二任宣教師。1871年12月10日由廈門抵打狗，翌日抵安平，居府城。他精力充沛，學習力强，來台二年即可對各種人以台語講道。他著作等身，如《新港語馬太福音傳》（1888）、《台灣佈教之成功》（1889）、《法波蘭語信仰個條書》（1896）、《中國的盲人》（1897）、《荷蘭治下的台灣》（1903）、《廈門音新字典》（1913）、《台灣素描

》（1915）……，他是荷蘭時代台灣史學的開拓者、語言學者、佈道家，台灣盲人教育的開山祖師。1915年 9月，加拿大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（Knox College）授與他榮譽博士學位，以表揚他的功勞。1917年春退休離台。總計在台工作四十五年。

甘爲霖編纂《廈門音新字典》曾得到兩位得力助手，即林錦生與陳大鑼的幫助。林錦生 （1894-1980）台南人，1907年台南新樓長老教中學（長榮中學前身）畢業，即受聘助甘爲霖編字典，負責抄錄詞條，蒐集同音字、俗字，工作近二年辭職。後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習醫，1976年左右著《七十年前之回憶》，附題：〈廈門音新字典與我〉，對《廈門音新字典》的編纂過程記載甚詳，林錦生辭職後，由1910年長老中學畢業的陳大鑼繼任助理。共事三年，負責完成解義、整編及校正。陳大鑼(1893-1983）永康人，漢學基礎甚佳，又曾協助戴仁壽醫生著《內外科看護學》（白話字台灣話文1917），及劉青雲著《羅華統一書翰文》（白話字注廈門音1925）。

據甘爲霖字典序及《七十年前之回憶》，這本字典收字15,000字。漢字參考了《康熙字典》，俗字參考《十五音》，另外參考了馬禮遜、麥都思、衛三畏、 Gile、 打馬字、偕叡理、Couveur神父、麥嘉湖、Hare的著作。

這本字典在編法上酷似打馬字的《廈門音个字典》（1894）。都以廈門話白話字爲漢字注音及簡釋字義，是第三本、也是最後一本以閩南語注釋的閩南語字典。林錦生記載說：「甘典是以打馬字典爲基礎增訂的」。不同的是，甘典收字增加了一倍多，並以字首大小寫分別文讀與白讀。林錦生又說他「曾搜集了一些

台灣流行的日本字，及民間創作的俗字請甘氏收入，但未爲甘氏所用」⑰。但《康熙字典》中大量冷僻的漢字卻爲甘爲霖所收入。可見甘爲霖編纂態度的保守。據他序上說，本書著作的目的是要「教人認識更多漢字」，並不是替台灣話找漢字或創新字，所以社會上不通行的字便不在他的蒐集之列了。

甘爲霖一生在台灣傳教，這本字典也是在台灣編的，但他卻沒有把台灣音反映在他的字典上，而堅決支持長老教自來以廈門音爲標準的傳統。他認爲這是「需要、有益、教會弟兄的常識」，他在序中嚴厲排斥教會中有人修改了1873年以來聖經（按指馬雅各在Glasgow監印出版的《新約》）所用的拼法和發音。譬如有人把tsa改爲cha，又有人把cheng改爲tseng（兩者都爲了反對ch/ts的對立標示法），把biat改爲biet；又方言上台南音受到漳州音更大影響，譬如「姊妹」chí-moāi/mōe、「月」goéh、「銀」gîn、「血」hoeh、「家自」ka-tī……都是漳州音，甘爲霖認爲應該採用聖經所使用的廈門標準音chí-bē、géh、gûn、huih、ka-ki…… 至於口語要讀成其他的方音可以悉聽尊便。他稱那些台灣口音的拼法是「未被批准的變體」(unsanctioned alternation）。換言之，在他心目中，1873年所寫定的廈門音聖經羅馬字儼然已經是所有閩南語的正式文字，不容更改了。正如英文正字法不容更改一樣。

從品質上來說，甘典不是一本很好的字典，但因爲它收字很多，符合國人以羅馬字注漢字音的需求，因而成爲所有字典中最普及的一種。至1987年已印了14版，除了《十五音》之類的傳統韻書，沒有一本羅馬字字典受到這樣的歡迎。⑱。